



王手 著

本命年

SMS

短信 in the Year
of Fate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王手
著

本命年
短信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本命年短信 / 王手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7.10

ISBN 978-7-5302-1710-8

I. ①本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4523 号

本命年短信

BENMINGNIAN DUANXIN

王 手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75
字 数 272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10-8
定 价 39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录

Contents

		1	本命年短信
自备车之歌	66		
		119	贴身人
斧头剃了自己的柄	177		
		235	并蒂莲
推销员为什么失踪	280		
		310	在春天
市场“人物”	335		
		357	飞翔的骡子
阿玛尼	379		

本命年短信

1

乐蒙医生是个正儿八经的中医，这样说是因为中医大多是自学成才或半路出家的。他毕业于江苏中医学院，后在北大医学院做过访问学者，他看的是妇科。男医看妇科，大家自然会生出许多疑问，猜测他的行医过程，他如何接待病人？他会问什么话？他检查否？他怎么叮嘱？他当然没有想这么多，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，医生就是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心如止水，过眼就忘。这几年，他更是一门心思，手头的事紧得很，他正担负着卫生出版社的一个课题，听名字就觉得气象很大，叫《从妇科疑难病症说开去》，好像一本谈战略的兵书。早些年，他说了卵巢囊肿，说了痛经，眼下正在

说子宫肌瘤和宫颈癌，接下来还要说说性厌恶和不孕症，要说的东西多了。

乐医生当然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中医，四十八岁，在第三医院，像他这样的中医并不多。如果他是位外科医生，是动手术的，人家也许就会说，他眼睛是好的，手是不会抖的，勇气也是有的，就是经验一般般吧。但他是妇科医生，又是个男的，那么，他这个年龄就是他这个科目的优势，他思想活跃，还有身体力行的能力，不是说他可以在妇科胡作非为，而是说他的分析和琢磨正落在时候上，因为和他年龄相对应的是妇科病的热闹期，他工作在自己的黄金时段，也活动在女人的节骨眼上，挨过五十，有妇科病的女人也差不多寥若晨星了。

每天早上，乐医生七点钟就从家里出来，他的家离医院不远，就隔着那么三四条小路，他喜欢在这个时候走上半小时。他觉得中医在有些行为上就得纯粹，比如走路，比如穿衣，穿着中山装改过的本装和立领，不紧不慢地优雅地走路，最能体现出中医的气质和风度。他走路也不是单纯地走路，可以说是在运行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那是在锻炼神志；意守丹田，那是在修养脏腑；手握拳脚着力，那是在运动经络血脉。待走到医院，乐医生脸也红了，身也热了，有细汗从窍穴里缓缓渗出，无异于打了一套杨式太极，那个惬意啊。

然后，他坐在桌前把昨天就排下的病历都翻了翻、想一想，作为自己情绪的预热。等八点钟一响，他的徒弟——一般都是些实习的女学生，在他示意下打开门，把早已候在外面的病人让了进来。

第三医院有七八个妇科诊室，两个西医，五个中医，还有一个人流室，都是清一色的女医生，唯独乐医生这里需要排队。这是个很怪的现象。按理，应该是乐医生诊室门可罗雀才是，而女医生那边，因为性别的坦然，更容易车水马龙。但那些女病人就是不顾及女医生的面子，就喜欢把号挂在乐医生的名下。当然，也不是说女医生就一点生意没有，总有熟人介绍的，总有等不及的，总有只续个方的，女医生们大有生不逢“性”的感觉。2002年，乐医生被省里定为点名的专家，医院把他的号费提到了一百块，明的是想做做品牌效应，暗的是好心，想匀一些病人给其他诊室，别弄得累的累死荒的荒死，但病人们不在乎几个钱，在乎感觉。她们喜欢坐在乐医生面前慢声细语。初来乍到的，会以为这个男医生一定会不耻下问，一定会问得非常仔细，看病最喜欢仔细；而经常光顾的，则喜欢聆听，喜欢辅导，她们要的是一次美满的、温暖的、丝丝入微的、不同寻常的交流，这一点，性别的差异正好显现出它的优势来。有病人说，看乐医生的打扮心里就舒服，看他写的病历更是一种享受，不信，挑一个病历给你看看：

主诉：经前乳痛，心情烦躁，持续三年。

现病史：经前一周自我感觉准确，一般三天为一个过程。第一天，乳房发胀，乳头疼痛，宽衣都不能近，文胸更不能用；自摸难受，夫摸更不能容忍，常为此事翻脸，至夜不能寐。第二天，心情莫名懊恼，甚至偷偷哭泣，哭后难过仍不见缓解；遂到处找东西掷摔，尤其要摔出声音的东西，橡皮的、

木头的不行，摔不破的更加难受；如能摔个玻璃的、陶瓷的最好，心情稍稍平服。第三天，便想撕咬丈夫，尤以咬肩和手臂为过瘾，夫若假装理解，强忍疼痛，则不能满足；夫若实事求是，撕心裂肺号叫，便觉得痛快，像闭窍开了，虱子烫了一般舒服。随后经行而至，一切疼痛消除，情绪平稳，寢寐即安。纳可。二便正常。

体检：舌淡红，苔薄白，脉细弦。

中医诊断：经行烦躁。西医诊断：经期紧张综合征。

处理：疏肝，调气，解郁。

处方：加味逍遥散

炒栀 10 克 丹皮 10 克 柴胡 10 克 白芍 10 克

白术 10 克 茯苓 10 克 郁金 10 克 薄荷 5 克(后入)

生甘草 5 克 娑罗子 10 克 八月札 10 克 路路通 10 克

(7 剂)

嘱咐：一切小疾暗疾均不可大意。

病历用毛笔繁体写成，这也是乐医生一向追求的。乐医生说，中医的处方就应该这样。他把它当作一件活页广告来做。

2

经常来找乐医生看病的，是一位名叫郁美谨的病人，三十五六岁光景，人像她名字一样漂亮，确切地说是风流。她喜欢下午五点

钟来乐医生这里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个时候，乐医生的病人也看得差不多了，眼前的徒弟也准备起身收拾了，而乐医生则正在埋头整理笔记。他有及时做笔记的习惯，就像财务报表那样日清月结。每天的病人很多，像阴道炎、月经不调之类的，乐医生当然不会再去回顾，但一些特殊的病例、疑难的病例，乐医生绝不会轻易放过。他要把病的过程写清楚，要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，用作教科书一样的态度做着记录。他前段时间出的《妇科千例医案集》，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。许多人抱怨自己没有碰到好的病人，感叹自己做不出好的绩效，其实他们是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功课——日常的记录、日常的思考。乐医生最懂得业精于勤、集腋成裘的道理。

郁美谨就这样悄悄地坐在了乐医生的身边。乐医生每次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她。他以为是别的什么病人，一看，噢了一声，微笑了一下，通常会拿出抽屉里准备的一本书，让她先看着，自己则赶紧做好手头的事情，然后站起身，搓搓手，带着关注和诱导的口气问，上次说到哪里啦？这句话是个信号，说明他们不仅仅只是医患关系，还说明他们正继续着一个共同的话题。

郁美谨很少是来看妇科的，她没什么太大的妇科毛病，偶尔有一点点说说的，也就是她自己都深谙的原发性痛经，并不放在心上。她更多的是来聊天的，以至于后来，只要她一踏进诊室，那些徒弟们就会微笑着自觉告退。那么，郁美谨在这里都聊些什么呢？聊一切和女人有关的话题。在她的眼里，乐医生并不只是个妇科医生，而是个科学家，一个研究女人的科学家，和科学家谈话，角色、话题、态度都不用去拘谨。他们谈话的范围很广，内容也很

多——女人、婚姻、性生活，性生活又具体细化到手淫、高潮、同性恋、部位刺激、女人的年龄、性和生活的关系。对于乐医生来说，这样的谈话对他的著书立说很有好处。当然也是他看病的范围，在他看来，妇科其实是包括女人的生理卫生和心理卫生的，甚至还包括其家属的相关卫生。

乐医生清楚地记得郁美谨第一次来与他交流的情形和内容。她要单独和他谈谈，她不喜欢有其他人在场，哪怕那个人也是个医生。这样，乐医生就抱歉地支走了眼前的徒弟。按理，他是不能够这样做的，他有他自己的规矩，面对病人，他一定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在场。但病人主动要求单独约见，他是第一次碰到。这也吊起了他的胃口。他想，她会不会是一位热衷于倾诉的病人呢？他听说过有这类病人，她们心里疑虑多多，疑虑又日夜煎熬着她们，而煎熬的又偏偏是羞于启齿的性。她们像那些露阴癖患者一样，想展示，想人们了解她、接纳她。这段时间，乐医生正希望有这样的病人出现，好填补一下他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。

郁美谨那天说的是自己的手淫，她没有说自己的婚姻品质，没有说自己性生活的质量，没有说自己丈夫的行为能力，一般像这类话题都是由上述原因引起的、生发的。

她说自己从来不知道可以这么做，也从来不知道这么做会引起反应，更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，对身体有没有伤害。她说她不知道这就是手淫。

我是偶尔发现自己身体漂亮的，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这个话题。我熟悉自己的身体，但从来没想到“漂亮”这个词。我不会照镜

子，对镜子没有感觉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就好像在看别人，我也不是在欣赏它，而是在偷窥它，我不敢看，我会慌张地赶紧避开。

有一天，我大概是累了，我想冲一个热水澡。热水像细沙一样轻轻地洒下，我淋了很久，一股热流在腰肢间升起，全身酥麻得不行，这时候，我就非常想看看自己的身体，有一种想特意摸摸它的欲望。

我就这样站在了镜子前，就那么一丝不挂，我觉得自己真是大胆。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很美，乳房饱满，乳头尖挺，我以前没注意到这些，我就试着想触摸它，轻轻地，但立刻痒得我蹲了下去，我受不了。后来发展到揉搓，但那种痒仍旧缓解不了，好像是从心底里痒出来的，不用力挤它根本不解决问题。

那一刻，我是在惊慌失措中度过。我知道不会有什么事，但我还是担心的，担心这件事吸引力太大，担心自己上瘾，果不其然，我居然第二天又想尝试它，还想有别的尝试，我想问问别人是不是也这样？

乐医生认真地听着，他没有笑，他怕笑会被郁美谨误解，会误以为猥琐，他只是埋头做着笔记，文字沙沙地由少变多。偶尔，他也会抬起头看她一眼，但眼神是同情和诚恳的。这一天，乐医生没有和郁美谨多说什么，他想，这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，虽然结过婚，但实际上完全地还被性蒙蔽着，她对性的认知程度，就像小孩子一样低级，他无论怎么说都是深奥的，都有引诱和教唆之嫌。他想，他就是倾听最好，她如果真是一位倾诉型的病人，那么，最好的治疗就是倾听。

一般资深的中医，对那些神神道道的东西多少都有些研究，比如周易，比如八卦，但乐医生没有。不仅没有研究，甚至连借鉴和引用都很少，这也许正是他的长处，因为有了这种另类，他才会从中医的传统中超脱出来，亲近和接纳西医的理念。他觉得中医太讲究火候和意境了，一味地“慢工出细活”，而这正是中医的致命弱点。西医虽然也有“既往不咎”的不足，但有些说法却是很值得推崇的，像“快刀斩乱麻”、像“三粒板两条缝”等等，都很有哲学意味，一下子把他从中医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，让他的思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。比如前段时间，有病人来看下身湿疣，按以前的做法，一般都是清凉解毒药煎服，再佐些外用汤水冲洗，等暗疾慢慢自行隐去，这个时间太长。现在他不这样了，就在门诊做个简单的手术，什么湿疣干疣，通通一刀割去，再服些抗生素，第二天就开始收口结痂了。所以，在临床上尝到甜头的乐医生，在生活上也越来越务实了，对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，基本上都是置之不理。

但是，关键时刻，在心理活动尤其剧烈的情况下，人的意志往往会游移不定，人愿意用一些含糊不清的东西来解释自己的现状，甚至自觉地对号入座，或者说，愿意接受一些心理暗示，来猜揣来自各方面的信息。

那天，乐医生在朋友马勃家，就对一本皇历产生了兴趣。马勃是个小业主，经营着一家打火机工场，由于状况不佳，就特别在意

忌宜之类的提示，茶几上长年累月放着皇历，出门办事自己给自己先问上一卦。乐医生坐着没事也就随手翻看起来。也许是真的心里有事，他不知不觉想看看自己的运势走向。他生于一九五九年，于是什么都不看，径直就翻到猪肖条目。猪肖的解释一般都是大吉大利，都是说这人怎么安逸、怎么富贵，偶尔也有说遇事刚愎自用和用钱大方的。还有说，此人若是什么什么血型，定大有作为，不是领袖就是恐怖分子。乐医生忍不住抿笑了一下，很自然就暗想起自己的血型来。他从来没验过血，也没有挨过任何手术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，他觉得知不知道都没有什么意义，对血型能概括性格一说，他更是觉得荒唐。这样轻描淡写地翻着，继续往下看，反正都是好话居多，最多的就是为人谦和、心地善良之类空洞的概括。但突然，在十一月运程一栏里，内容有了一个急转，出现了不吉的信号，说有“麻绳捆绑全身，一层层缠绕，茧一样缚着，暗无天日数月”，还不是一般的难受，“似有千斤重石压着，翻身极难”。

这回乐医生笑出声来了，笑声突兀，引得一旁的马勃怪怪地问，你看见什么啦？乐医生说，没有，是觉得说得有趣。马勃凑过来说，是什么有趣的东西让乐医生如此动容？乐医生就把皇历指给马勃看，马勃也笑了，说，乐医生要是被麻绳绑着，那我们早就下十八层地狱了。乐医生也觉得这皇历说得有点离谱。

因为，今年是乐医生比较走红的一年。

因为走红，乐医生反而小心了。他在想，在自己一切都处于顺境的情况下，会不会有他还没有经历过的、心里没有底的东西突然

出现，令他猝不及防？所以，他需要有来自外界的提醒和忠告，好让自己心里早做些准备。

从去年开始，第三医院的一个副院长的职位就空出来了，退出的这位副院长是个专家，主持医院的业务工作，这个信息也告诉人们，这个位子不是阿狗阿猫都可以坐的，是要有专业技术特长的。事实上，乐医生早就被定为后备干部，报上面培养了。这两年，乐医生除了和自己的病人打交道外，也没少参加市里的学习，光党校的中层班就参加过几次，可谓老中层了。有一次还闹出个笑话来。那是在党校刚开学的时候，他碰到一个熟人，熟人以为是一个班的，硬把乐医生拉过来坐在一起。这种班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，大部分同学都还兼着单位的工作，半工半读，到学率极低，同学间因此也都不太熟悉，乐医生也懵懵懂懂地坐了进去。但这种班又是很讲究等级的，中层还想混到“县处”里去？坐了一会儿，乐医生觉得气氛不对，一是有同学频频回头观望，二是老师也口口声声“县长处长”的，乐医生知道，他这是自己把自己“突击提干”了，就知趣地赶紧起身外溜，引得同学们一阵善意的呵笑。那个熟人也跟出来拼命解释，我以为你早就是县级了呢！乐医生也没有不好意思，幽默地说，老中层了，不求上进，惭愧惭愧。

乐医生想，好在从政不是我的强项，不然，人家还以为我想官想疯了呢。

乐医生对当官一事确实不怎么上心，这从他坚决不入党的脾性上就可以看出来。根据他优异的表现，他要是有了当官的念头，早早地向组织靠拢，也早入党了，他早就如虎添翼了。但乐医生不在意

这对“翅膀”，按照过去的说法，他只是个“白专”，而不是“红专”。当然，乐医生也不刻意回避这件事情，当官是好事，他主张顺其自然，这杯酒递到了他的嘴边，他就顺便抿一口吧。况且，这和他追求进步是不矛盾的，甚至是一致的。一个思想进步、医术精湛、急病人之所急、工作认真负责的人，组织上是应该看到的，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优势和积极性。如果一定要说乐医生有什么私心杂念的话，也不是没有。比如，他早就跟医院说过好多次了，要添几台治疗宫颈糜烂的激光机，以辅助塞药和清洗，效果会更快更好。你猜医院怎么说，你们中医怎么也相信机器啊？乐医生哭笑不得，深感自己的位卑言微。还有，治疗不孕不育，第一步就要查一查男方的精子，是活蹦乱跳的，还是缺胳膊少腿的，就得先把精子拿出来。让护士拿，不合适吧；让他妻子拿，也不好看，医院又不是淫乱场所。再说了，一般有毛病的男人大多数都是灰头土脸的，没有半天拿不出来。乐医生曾建议医院去买台采精器，把男人往上面一架，一运作，东西自然就出来了。但医院说，这像什么话，弄得医院像畜牧场一样。乐医生想，要是他当院长，情况就不是这样了，不要说一台机器，就是一幢大楼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。要说乐医生有私心，也就是这样的私心。

还有些事情，也都是朝着有利于乐医生的方向发展的。他所在的党派，叫农工民主党，乍一听好像跟农民兄弟有关，其实不是，它就是一个医生的组织。日前刚刚开过一次常委会，增补他为副主委。尽管这职位当不了正经的饭吃，但虚张声势也是好的，说明他在圈子里还是有影响的。乐医生记住这些推波助澜的人。再者，市

里也组织乐医生考了一次试，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，是一班县处级边缘的人，叫任职资格考试。还是闭卷考，考政治、考经济、考党史、考时事、考马列，好大几本书，他也算是个知识分子，也只考了63分，他知道，还有不少人被这个“门槛”拦在了外面。后来，他去组织部拿证书的时候，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，更加说明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不是走形式。证书上写：某某同志，参加任职资格考试成绩合格，有效期三年。乐医生正纳闷这“有效期”什么意思？组织部说，三年有效期就是指，三年提不了干的，这张证书就作废了，不是一考定乾坤的，还要重考。乐医生暗暗舒了一口气，庆幸自己还好没有轻视。他在心里说，用不了三年，我这张证书就会用起来的，你们等着瞧吧。

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势，不是大好，也是小好，而且是越来越好，哪里像皇历上说的，什么麻绳捆绑、什么暗无天日，都不知从何说起的。

4

在医院，乐医生比较要好的朋友有三个。他喜欢他们，是因为他们都有着特别的情趣。

一个是无钢，玩电脑的，熟谙各种网络游戏，说起轩辕剑、三国志、半条命、魔兽争霸、传奇私服，一套一套的。他原来是西医内科医生，看肝病的，看得多了，看得久了，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肝也看坏了。有一段时间，他曾经心灰意冷，什么事也不干，像老人

一样注意起晨练和饮食，因为他非常清楚，肝要是不好了，就像被判了死缓一样，他不想再有进取之心了。后来医院让他退出了门诊一线，安排在医政科，医政科是除了院长之外最实惠最有权威的一个部门，他知道医院在照顾他，也是在重视他，心绪才慢慢地舒朗起来。

他怎么会玩电脑？什么时候玩上的？乐医生一概不知。那天乐医生送给他一本《妇科千例医案集》，他拿在手里看了半天。中医不同于西医。西医内科和中医妇科可以说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，中医没有那么严密，几味药用来用去，甚至说还有点旁通，像中医内科的积郁和中医妇科的积郁，医理上就相差无几，要治，也都是解郁。乐医生开始以为他是在看内容，就说，我的医案比你的医案好看多了吧。无钢说，是啊，我们的对象不一样嘛。我的对象看着闹心，叫我吃我也不敢夹；你的对象丰富多彩，天天像看西洋镜啊。乐医生说，也没你说得那么容易，哪一天身边不是戒备森严的？无钢说，具体实施起来也许是有点困难，但过过嘴瘾还是比较自由的，你们妇科不是有一句著名的问话吗？怎么说来着？乐医生接应说，“顶到痛不痛”。无钢说，对对对，顶到痛不痛。说着两人嘿嘿地会心一笑。

两人说的是医院过去的一个故事，比较经典。也是一个妇科男医生，一次接诊了一位下身疼痛的病人。病人只说疼痛难忍，这样痛那样痛，但具体怎么痛又说不出个明细。男医生问，自摸痛不痛？他摸痛不痛？进去痛不痛？顶到痛不痛？问得不对吗？对，基本上可能的病因都包括进去了。但女病人惊恐万分，站起来就走，